

# 岁月两端同光殊途

张鹏杰

近日,一则网络短视频引发万千网友关注,一位91岁的母亲默默坐在养老院床上,衣着整洁、腰背挺拔、精神矍铄。她强装镇定的外表,藏不住眼底的慌乱与隐忍。她在沉默中无声诠释着母亲最深沉的爱,害怕成为儿女“拖累”的忐忑。

评论区一句“幼儿园门前人潮涌动,养老院门前空无一人”,如同一面棱镜,既映射出生命两端的镜像,又折射了代际关系的现状,一端是掌心呵护的喧闹,一端是形影相吊的冷清,虽说这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,人们的感受更多是基于同病相怜的换位思考,但个中的滋味每个人总会品出不同的酸涩或苦楚。

当我们把思想从这刺眼的对比中抽离,不难发现无论是养老院内的老人,还是留守家中的老人,这些老人像是被遗落在了时光的角落里,已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。当你路过老旧小区或城郊村落,是否曾看见三五成群的老人,守着独属于自己的岁月,他们蜷坐在墙根或路边,任由时光将发丝染成霜雪,皱纹如蛛网般蔓延,他们暗旧的衣衫上落满岁月的痕迹,在无声的时光里,或静坐,或闲谈”。那是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岁月,弥漫着一股说不出凄凉。

他们闲聊话题多是子女成家立业,儿女孝顺之类内容。这些是他们心里最后的慰藉,为了不搅扰子女,他们将自己的不打扰作为对孩子最后的爱。除却那些人尽皆知的不孝子外,多数老人会用“子女孝顺”的谎言庇护子女,守护最后的体面,似乎若是儿女不孝,他们自身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似的,无论怎样说,那都是一件不甚光彩的事,属于“家丑不可外扬”一类。

曾几何时,他们也是被人捧在手心的孩子,亦是捧孩子在掌心的人,无论工作多忙、条件再苦,做父母的都会将子女带在身边,因为每个人都懂得:爱可以抵挡生活的苦;然对于留守或养老院的老人而言,

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:衣食无忧并不能真正填补情感的缺失。物质的富足充裕,并不能弥补内心的空缺,只会挤压、侵占精神的世界,而被侵占和压抑的部分时刻准备着要伺机反扑,令人无处遁逃。

为人子女者应知,正如古人所说:“孝子床前一碗水,胜过坟前万堆灰”,“孝”不是做给别人看的,也不是简单供吃给穿的物质赡养,精神赡养同样不可或缺,请用心用情善待年迈的父母,真正的孝顺应散落在为父母嘘寒问暖的日常里,浸润在耐心倾听唠叨的闲聊时光中,

而为人父母者亦需明白,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只有靠自己来充盈。要学会与孤独和解共处,就如《百年孤独》中所说: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,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份体面的协定。当子女踏上他们自己的人生征途,父母不应该将精神全部寄托于子女身上,不妨在音乐的世界中、书籍的海洋里,或者山川湖海的旅途上品味别样的人生乐趣。

每个人的人生,终究是一场独自的修行。不同阶段的生命,有不同的生活要去经历,旁人可以参与,却终究无法替代。生活不是公式推导步骤般的按部就班,而是靠每个人过往的经历感悟去生活。当代子女常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里,常困于“生存”与“尽

孝”的夹缝中,职场压力、养家育儿等都犹如一张张无形的枷锁,那些看似可自由做出选择的岔口,实则是不得不有所取舍的无奈抉择。

但这也绝不该成为情感疏离的托词,当起始不同的两段生命在同一片时光中前行,恰似两条平行线,虽共享时光,却无法交汇,如何在现实与亲情间找到平衡,不同年代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,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命题。

虽然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,但可以确定的是,唯有以爱为基石,真诚沟通,多些理解与包容,才能让爱化作跨越代际的桥梁,让不同阶段的生命,在理解与包容的岁月中各自绽放幸福的光芒。写在最后:不要让母亲节、父亲节,仅仅停留在某月的某一天。不必过分关注,亦不可浑然不觉。

(作者单位:西铭矿)



## 如果阳光成为金子

周永胜

如果阳光成为金子  
那天下穷人将会更多  
如果阳光被垄断  
那开发商的楼房将不再设一扇窗  
如果这个时代到来  
地面上的围墙隧道锅盖将会越来越多  
街道很阔,行人很少  
那些有钱人的阳光房,将永不封顶

如果阳光成为金子  
一定会催生另一个赚钱行业  
那些售卖阳光的人,眼睛血红  
他们无须任何成本  
以让人看一眼为单位  
证明阳光要多金贵有多金贵  
而那些习惯了黑暗中生活的人  
则对阳光抱有难言的渴望
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

嘱  
安  
全

杨  
英  
娥  
(太原公司)



家  
庭

## 父亲病了

陈丽斌

有一种疼痛,是望着父亲被病痛啃噬的身躯,心像被千万把小刀绞割,撕心裂肺;有一种无助,是在命运的重击前,觉得自己渺小如蝼蚁,晕天黑地;有一种自责,是发现那些被忙碌偷走的陪伴,成了“悔不当初”的刺;有一种恐惧,叫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怕一个转身,就成永别。

前些日子,父亲病了,病得山崩地裂般沉重。可他性子倔,像头不服输的老黄牛,硬扛着,直到半个身子僵成铁块,动弹不得,才颤抖着给我打电话。我疯了一样往家赶,推开门,一周未见的父亲,像片被风雨打落的枯叶,瘫在那儿。看见我,他的泪决了堤,哭得像个委屈的孩子——这是我记忆里,父亲极少有的脆弱时刻,亲情的力量,让刚强了一辈子的他,卸了铠甲。

望着他脸上纵横的皱纹,像刻满岁月沧桑的沟壑,我的心猛地一

揪。伸手摸他半边不能动的身子,温热的皮肤下,是硬邦邦的僵,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潮水,瞬间将我淹没,心又狠狠一紧。眼前父母鬓角的白发、佝偻的身影,像重锤砸在心上,绞痛蔓延——都怪我疏忽,总以为日子还长,却忘了父母早已在时光里悄然老去。嘴硬的我对着

他们发火,责怪他们舍不得吃穿,责怪他们有事瞒着我,不爱惜自己。母亲嗷嗷着开口:“你爸怕耽误你,知道你工作忙,下井辛苦,还要顾家里、顾孩子……”这话像闷棍,打得我哑口无言。父母的爱,永远是把儿女的难处,嚼碎了往肚里咽,可我们这些忙着生计的儿女,却把他们的牵挂,晾在了角落。

做核磁时,大夫不让推床进去,我背着父亲去做检查,就像小时候他背着我那样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,生怕稍一松手,父亲就会被命

运的暗流卷走。检查完最后一项后,那些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间,每分每秒都浸着煎熬,医院走廊的灯明明暗暗,照得人心慌。

终于,检查结果重重砸下来——急性脑梗。这四个字像惊雷,瞬间劈碎我的天,“我爸还没享够福,怎么就瘫了?老天啊,谁救救他!”姐姐的呜咽声混着我的悲怆,在医院冰冷的空气里打转。

安顿好父亲,我驱车回家,车外大雨瓢泼,重重砸在玻璃上,那响声正应和我焦躁又无奈的心。晚上在洗澡间,打开花洒,我痛哭失声——为父亲的病,为自己的无能为力,为那些错过的陪伴。热水冲刷着疲惫的脊背,恍惚间想起小时候父亲冒雨背我去医院的场景,他的肩膀那么宽,像座不会倒的山。而如今,他躺在病床上,连翻身都需要我帮忙。我不知道,父亲还能陪我走多远,只盼时光慢些,让他的步伐,再稳一点,再久一点。

(作者单位:镇城底矿)

## 六月

潘洪科

蝉鸣起的六月  
屈子投江的那条河  
依旧流着  
汨罗江水清澈  
粽叶的绿色,染绿了  
流远的江水  
龙舟赛的鼓点与呐喊  
退去,我们回归平静的生活  
生活依旧向前  
迎接朝阳日落……

(作者退休)

